

阿拉守多巴罗米德

小說月報叢刊第五十六種

阿拉亭與巴羅米德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M. Maeterlinck's Alladine and Palomides  
 (Trans. into Chines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回 (小說月報叢刊) 阿拉亭與巴羅米德 (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此書  
 有著  
 作權  
 翻印  
 必究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商務印書分館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德米羅巴與亭拉婀

---

著 靈 脫 梅

譯 叟 倫

1924



梅 脫 靈 像

登場人物

亞布拉摩

姆斯杜嫩  
(亞布拉摩的女兒)

阿拉亭

巴羅米德

巴羅米德的姊妹若干人

醫生一人

第一幕 花園裏的一片荒地

(阿拉亭正在熟睡中，亞布拉摩低頭望着她。)

阿拉亭與巴羅米德

亞布拉摩 這樹林下面，好像朝朝暮暮都是被睡眠籠罩着的一般。我同她每天晚上，只要一到這里來，她一坐下，睡眠就不知不覺的，偷上了她的身……唉！我還應該感謝這睡神才是呢！因為要是在白天，我一向她開口，或是我們兩人的眼光，偶然碰着，她的眼光立刻就變堅硬了許多。好像表示出她是一個不能夠做我要她做的事的奴隸一樣。每每逢着她那雙美麗動人的眼睛，注定小孩們，或是注定森林的裏面，或是注定海面上，或是注定其他附近的東西的時候，我只有暗地裏瞧着罷了。當她望着我微笑的時候，彷彿與我們對着敵人笑的樣子差不多。所以除開她的眼睛沒有瞧着我的時候，我是絕對不敢低下頭去望她一望的。好在每天夜晚，有這幾點鐘，隨便我自由自在的飽餐秀色；其餘的時候，祇好背過臉兒不敢朝她看……一個人發生戀愛太晚了，真是可悲哪……婦女們不懂得年光這東西，不能夠分隔心與心的接觸的。從前人人都稱我是

『聰明的王』那時候因為沒有發生什麼變故所以覺得我實在聰明世間上有等人一輩子也不會遇見變故，好像變故見着他們，就會害怕，躲藏起來。我當時也是這樣的人，凡是有我在的地方，總沒有變故……我從前業已覺着的了。我年輕的時候，也還有許多的朋友，他們好像被無數的變故緊緊的圍繞着的一般；我很喜歡時常跑到他們那里去，希望或者可以尋得一些快樂，再不然也可以尋得一些苦惱。但是沒有一次，不是空手回來……彷彿我已經戰勝了『運命』似的。在那個時代，這件事簡直算得是我自誇的泉源……凡是在我統治底下，做臣民的人，沒有一個，不懂得平和是什麼樣的况味的。但是現在想起來，就是不幸的生活，也要比平淡無奇的生活好些。並且我深信世間必定還有別種生活，比這種坐以待斃的光景，要高尙些，要活潑些……只要我願意去做，那千丈深的枯井，我也有力量，將他底下的水鼓起波瀾來……阿拉亭，阿拉亭！



：她真長得美麗呀！她的長髮，委垂到花葉上，又垂到她豢養的小綿羊身上；她的櫻唇半開半閉的，比初出來的太陽還要新鮮……我要與她接吻——我決不許她知道是我，且待我將我的白髯掩着……（他與她接吻）——她微微的在那里笑呢……唉！我爲什麼替她抱憾呢？她只不過在她的生活中，拿出兩三年來，給我罷了，但是她還可以做王后承繼我的大統，也沒有什麼值不得。我未死之前，至少也要留些好處給她……給他們一個出其不意的驚訝……她自己，一點都不曾知道……啊呀，把她驚醒了。你醒了麼，婀拉亭？

婀拉亭 我做了一場惡夢。

亞布拉摩 夢見些什麼？你爲什麼儘朝着那一邊看？

婀拉亭 有一個人走過去了，在那處路邊。

亞布拉摩 我不曾聽見……

婀拉亭 我對你說，有人正在過來……你看，這不是嗎？（她用手指着一個少年的騎士，手裏牽着一匹馬，由樹林裏面出來，向着他們走來）不用拏着我的手；我並不害怕……他還沒有看見我們在這里……

亞布拉摩 什麼人竟敢走到這里來……我還沒有看清楚是誰……大約一定是巴羅米德……他是和婀斯杜嫩訂了婚的……你看！他抬起頭來了……你是巴羅米德麼？

〔巴羅米德走進來〕

巴羅米德 是我，岳父……我現在對你可以用這個稱呼了。我就是今天這個時候到的……

亞布拉摩 不管你那個時候來，我們總是很歡迎的……路上沒有旁的事件發生麼？我們萬不料你來得這樣的快，算着你至少還有兩天，才能來呢……婀斯

杜嫩呢？同着你一起來了沒有？

巴羅米德 沒有，她要明天才得到。我們在路上，是連夜趕着來的。她因為疲乏了，叫我先來……我的姊妹們都在這裏麼？

亞布拉摩 他們已經來了三天了，在這裏等着你們行婚禮呢。我看你滿面喜色，好像很歡喜似的。

巴羅米德 一個人把他所想尋覓的東西，全都尋着了，還有什麼不歡喜？從前我覺得全身都被憂愁壓着，苦悶得幾乎要死。但是現在的日子，比飛到手上來的那些天真爛漫的小鳥，還要覺得輕爽些，還要覺得溫柔些。果使偶然再遇着從前的那樣日子，我只消跑到娜斯杜嫩的身邊去，就好像打開了一扇窗子，放進了一線的陽光似的。娜斯杜嫩的靈魂，簡直可以看得見；他（指靈魂）就在這裏；他一句話也不說，只用兩隻手把你緊緊的抱住，安慰你，如同安慰害病的小孩。

一樣……我也不懂得從何說起；只要我一提到她的名字，我這兩條腿，就不知不覺的要跪下去……

婀拉亭 我要進屋裏去呢。

亞布拉摩 （見着婀拉亭與巴羅米德兩人羞怯怯的彼此對看着）這是小婀拉亭她是從亞爾開地的深處來的……你們握手罷……巴羅米德，你好像很驚異似的？

巴羅米德 岳父……（他牽着的馬，突然跳了一下，把婀拉亭的小綿羊嚇得立將起來）

亞布拉摩 留心；你的馬把婀拉亭的小綿羊嚇着了。恐怕他要跑走。

婀拉亭 他決不跑走。他受了點驚嚇，不過一點驚嚇罷了。這個小綿羊是我的聖母給我的……他和旁的綿羊不同。無論白天和晚上，他總不肯離開我一步呢。

(她撫摸着小綿羊)

巴羅米德 (也撫摸着小綿羊) 他用小孩子一樣的眼睛瞧着我呢。

綱拉亭 他什麼東西都懂得。

亞布拉摩 巴羅米德，現在你應該到你的姊妹處去了。他們見着你一定很驚異的。

綱拉亭 他們每天都到十字路口，我也同他們一起去過；他們萬料不到你來得這樣快……

亞布拉摩 快來罷，巴羅米德全身都是灰塵，他一定疲乏極了。我們還有許多要說的話，不能就站在這裡。明天再說罷。常言道：『早晨勝似晚上。』你們看，宮殿裏的門開着，像是邀請我們進去呢！……

綱拉亭 我不知道什麼緣故，每逢要進宮裏去的時候，總覺得很不安的。宮有那

樣的大，我却這樣的小；進去時宛如失落在裏面呢……而且一切的窗，都臨着海邊……也不知一共有多少扇，數也數不清……那些迴廊呢，曲折又曲折，曲折的很沒有理由，又有些不曲折的，却又直到不見盡頭……那些可怕的房間，簡直不敢進去……

巴羅米德 我們要走進各間房……

婀拉亭 我覺得，我很不該在這里住下去，這個地方不是爲我而設的……有一次，我迷了路……我不得不開了三十多重的門戶，纔得再看見些亮光，但是仍舊不能夠逃脫出來；最後的一扇門，是通到一個湖……又有些地窖，就是夏天走進去，也都寒冷得了不得的；還有些走廊，繞來繞去的，一些出路也沒有……直線的樓梯不知道通到什麼地方去，又有高臺，什麼也都看不見的……

亞布拉摩 怎麼今晚說了這許多，你平常是那樣的沉默的……

(一同走出去)

第二幕

第一場

(婀拉亭將頭伏在一個窗口上，眼睛瞧着花園裏面。亞布拉摩走進來。)

亞布拉摩 婀拉亭。

婀拉亭 (趕緊轉過身來) 唔。

亞布拉摩 啊呀！你的臉色好蒼白呀！你病了嗎？

婀拉亭 沒有什麼事。

亞布拉摩 你向園裏瞧什麼東西？你瞧窗前的那一排噴水麼？他們真是神奇的，不知道困倦的。我的女兒每死一個，他們就添上一個，這樣一個個的增加起來，就成了這個樣子……晚間我可以聽得他們在園裏唱。他們的聲音，使我回想

到他們所代表的生命，我可以分別他們的聲音……

婀拉亭 我懂得……

亞布拉摩 請你不要見怪；我時常翻來覆去的說這些話；我的記性不大好……  
這並不是因為我老了；幸而我還沒有老；謝上帝；不過做國王的人，總是一日萬  
幾，太忙不過。這些事且不管他，巴羅米德告訴了我，他的冒險談……

婀拉亭 哦！

亞布拉摩 他沒有做過一件事，是他原來所想做的。近來的年輕人，大概都沒有  
堅毅不撓的意志——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向我女兒求婚的人真是不計其數，  
我在這些人中間把他選出來。她須得一個頭腦不弱於她的人相配。他所作的  
事，還沒有可說是出乎常軌的，不過我希望他能更好一點……你覺得他的爲  
人如何？



婀拉亭 你說那一個？

亞布拉摩 是說巴羅米德。

婀拉亭 我就是那一晚見過他一次罷了……

亞布拉摩 我很覺得可怪。——從前一切於他的事情，都很順利。他所作的事沒有不成功的，而且也毫不費力。他簡直可以不費一毫氣力，戰勝危險；但是旁的人，那個不在開門時看見死神伏着等候他。一切事情似乎見了他就都俯首帖耳降伏了一般。不過這是從前的情形，近來却不然了。他的運命好像大不如前了；他的一舉一動，都好像要將他拖開去的一般。——我也不知道是爲着什麼——他自己好像也還沒有覺察到這一點。不過旁觀的人，是沒有一個不清清楚楚的……我們話太多了；你看，夜色已經向我們來了，爬過那堵牆了。我們就到那每天去遊玩的那個婀斯杜拉林中罷？